

中韩建交30周年:务实性合作与结构性矛盾

陈向阳

[内容提要] 中韩建交30年来,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地区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务实性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韩在经济非对称性凸显、政治安全理念分歧加剧、合作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形下,“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激化。未来一段时间,中韩关系仍面临合作政治意愿非常强烈、合作基础非常深厚、合作潜力非常巨大的战略机遇,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总体态势,但也需要进一步充实战略互信、合作目标、合作模式等具体内涵。

[关键词] 中韩关系 东亚合作 对外关系

[作者介绍]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研究。

中韩1992年8月24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22年为建交30周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从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升级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务实性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面对未来30年,两国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①但“中国威胁论”在韩国持续高涨,韩国东北亚基金理事长郑德龟等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质疑“中国未来是敌是友”。^②中韩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值得两国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一、中韩务实性合作成果丰硕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逐步升级为“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韩时对中韩关系作出高度评价,称“中韩两国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韩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之一”,并提出“四个伙伴

关系”建设,即“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致力于地区和平的伙伴关系”“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关系”“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关系”,^③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具有“互不为敌”“互不干涉内政”“不预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的鲜明特色,^④有力推动了各领域各层级务实性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参见表1)。

第一,政治安全互信深化。1992年签署的《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一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持久的睦邻合作关系;二是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三是中国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朝鲜民族自主和平统一。中韩承诺“政治互不

①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27日。

② [韩]郑德龟:《克中之计2:经济篇》,金英社,2021年,第5~18页。

③ “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强调中国始终做维护和平的国家、促进合作的国家、虚心学习的国家,同韩国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④ 丁工:“浅谈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日报》,2017年11月28日。

表1 中韩关系发展历程

中韩关系发展历程	主要内容
1992年,中韩外长签署《中韩建交联合公报》。	双方承诺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持久睦邻合作关系;韩国承认中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尊重朝鲜民族自主和平统一。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建设;加强两国领导人交流;推进两国产业合作新阶段;加强文化交流合作。
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加强领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及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
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韩,推动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推动中韩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时两国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
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调整补充《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尽早全面均衡落实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计划》。
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双方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建立国安首长对话机制,推动外长互访机制化;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加强地区及国际事务合作。
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设“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关系。	实现领导人互访、国安首长对话化、外长互访机制化;完成高水平全面自贸协定谈判,建立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事故及自然灾害紧急救援、核电安全等合作;反对半岛核开发的坚定立场。
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双方决定继续改善展中韩关系。	恢复高层沟通等对话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中韩人文交流;妥善处理“萨德”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外交部材料制作。

敌视”、“军事互不开战”、在台湾和半岛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互不伤害”,展现了两国从热战、冷战关系向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合作关系转变的决心和诚意。曾参与中韩秘密建交谈判的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回忆称,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希望卸任前完成“北方外交”,表示“只要不敌视韩国,韩国就可以超越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向共产主义国家开放门户”。^① 中韩建交30周年庆典韩方筹备委员会事务总长金珍镐认为,中韩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韩国“北方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韩国相信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富裕,中国相信韩国希望通过“北方政策”扩大“经济领土”,维护半岛和平。^②

《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的签订为中韩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开展98次的频密互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与韩国总统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相互进行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决定合作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

制建设,推进两国产业合作新阶段,加强文化交流合作。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决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加强领导人经常性互访和会晤,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及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决定建立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将“中韩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推动尽早落实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计划》,并调整补充《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2017年,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萨德”问题后访华,双方决定恢复高层沟通等对话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中韩人文交流,妥善处理“萨德”问题。

在中韩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下,两国相继建立国安首长、外长、防长之间以及外交安全对话,国防战

^① “韩国可以协调中美关系,维护‘中等强国’尊严”,[韩]《世界日报》,2022年1月28日。

^② [韩]金珍镐:“中韩建交30周年与中韩关系的新起点”,《亚洲经济日报》,2021年1月17日。

略对话等交流合作机制;开通两国国防部、韩国海空军和中国北部战区海空军、韩国海空军和中国东部战区海空军之间的直通电话。2013年,《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进一步将两国合作精神概括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睦邻友好”。^①

中韩建交公报还为两国关系的纠偏提供了根本遵循。“萨德”问题后,习近平主席着重指出,中韩应“牢记两国建交的初心,秉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本原则”,“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韩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②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韩要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感情。金珍镐认为,中韩两国应饮水思源,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③

第二,经贸合作成果显著。王毅认为,中韩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经济互补,两国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成为中韩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中国商务部统计:贸易上,中韩贸易额在1992年建交时为63.8亿美元,2005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10年突破2000亿美元(2071亿美元),2018年突破3000亿美元(3134.3亿美元),达到1992年建交时的60多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投资上,截至2020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861.9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达到98.5亿美元。金融上,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两国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后还将互换规模逐步增至4000亿人民币(70万亿韩元)。2014年,中韩率先在首尔建立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2016年在中国正式启动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机制。^④

中韩还积极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经贸政策协调。2015年底,《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中韩分别承诺在20年内取消91%和92%税目。2017年12月,中韩启动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中国首次向韩国使用负面清单方式进行服务贸易和投

资谈判,进一步促进中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韩还顺利实施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0)》,在中国设立烟台、盐城、惠州中韩产业园和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在韩国设立新万金韩中产业园区。

第三,社会人文交流全面推进。在人员往来上,中韩建交后,签订《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并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中韩友好协会、中韩文化协会、21世纪中韩交流协会等人文交流机构,建立184对友好省市关系,实施2015年“中国旅游年”、2016年“韩国旅游年”、2021~2022年“中韩文化交流年”等交流项目,全面推进社会人文交流。2014年,中韩人员交流往来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为1992年建交之初的50多倍;中韩每周往返航班1254班次,占韩国国际航班的29%。此外,中方还积极保护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韩方则在2014年至2021年连续向中方移交825位志愿军烈士遗骸,^⑤得到两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赞扬。

在教育科技上,中韩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有关基础科学研究、海洋技术、核安全、航天宇宙、生物医药、产业技术、信息通信、气候环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协议,构建了中韩科技合作联委会及生态环境、信息通信、知识产权、核聚变、基础研究、海洋科学等领域高级别对话机制,推动教育科技合作与互派留学生活动。^⑥2018年,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7万名,中国在韩国留学生约6万人,互为在中韩两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之首。

① 《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 <https://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1053915.htm>。(上网时间:2022年2月10日)。

②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5日;“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4日。

③ [韩]金珍镐:“中韩建交30周年与中韩关系的新起点”,《亚洲经济日报》,2021年1月17日。

④ “中国同韩国的关系”,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sbgx_676528/。(上网时间:2022年2月10日)

⑤ “2021年中韩关系十件大事”, http://kr.china-embassy.org/zhgx/202112/t0211231_10477889.htm。(上网时间:2022年4月18日)

⑥ “中韩科技合作概况”, <https://www.mfa.gov.cn/ce/cekor/chn/zhgx/sbgxx/t1772572.htm>。(上网时间:2022年2月10日)

中韩两国历史渊源长久,同受儒家文明影响,中韩社会人文交流频密,推动两国相互刮起强劲的“韩流”和“汉风”,在部分沿海地区形成“一日生活圈”,有力增进了两国相互理解和民意友好基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共同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国际抗疫合作新篇章。此外,中国游客还大幅拉动韩国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赴韩游客突破800万人次,中国赴韩游客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以2015年为标准),对韩国经济溢出效益220亿美元,约占韩国当年GDP的1.6%。^①

第四,对外政策协调得到强化。中韩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在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上存在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在朝鲜半岛,中韩共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避免半岛紧张局势失控,同时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相关各方恢复接触与谈判,并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目标。

在亚太地区,中韩携手参与中日韩、东盟+中日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地区经济合作进程。2000年5月,东盟“10+3”(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清迈协议》),提升地区国家协调抗击金融风险能力。2015年,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投资银行,推动韩国“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2021年底,中、韩等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9年,中日韩领导人成都会议发布《中日韩未来十年合作展望》,为两国未来10年合作规划八大方向,即共同提升合作水平、维护持久和平安全、倡导开放共赢合作、引领科技革命、在促进包括交通和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重申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以及实现整体振兴与共同发展。

在国际事务上,中韩强调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公平正义,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新冷战”言行,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种问题。2021年,中韩领导人还就“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政策协调”等达成共识。

二、中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中韩建交后,仍然存在着“两国、两制、两个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矛盾。^②所谓“两国”是指中韩作为历史文化渊源深厚且隔海相望的邻国,在历史文化、领土海洋权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两制”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韩国资本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两个安全体系”是指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韩国则在美国同盟体系庇护生存和发展起来,在内政外交上深受美国的制约。中韩合作伙伴关系模式成功地实现了推动中韩务实性合作与有效管控结构性矛盾的双重目标,确保两国关系快速发展。但随着中韩国家发展不平衡、战略认知分歧拉大、合作环境持续恶化,中韩结构性矛盾有所激化,并进而带动两国泡菜、韩服、车载尿素等争议频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韩关系的发展。

第一,中韩经济非对称性凸显,韩国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抬头。中韩建交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中韩经济的不对称性,致使韩国感觉在经济质和量上均受到“被中国吞并的威胁”。韩国学者金珍镐称,中韩建交时,双方都没有想到中国30年后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想到中国产业技术会快速发展,崛起成为韩国竞争对象,对韩国国家安全和韩美同盟构成深远的威胁。^③

从经济规模看,韩国《世界日报》报道,韩国2021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2年的3560亿美元升至2020年的1.631万亿美元,达3.6倍,而同期中国从4920亿美元升至14.723万亿美元,达29.9倍,中韩对比差距由1992年的1.4倍扩大到9倍;韩国对外出口额从770亿美元增长到5130亿美元,增长6.7倍,而同期中国从860亿美元增长到

① [韩]朴健一:“中韩建交以来人文交流的主要成果与影响因素”,《黄海学术论坛》,2017年第2辑,第159~169页。

② 牛林杰:“第一届中韩关系论坛综述”,《当代韩国》,2015年第3期,第117~120页。

③ [韩]金珍镐:“中韩建交30周年与中韩关系的新起点”,《亚洲经济日报》,2021年1月17日。

55980亿美元,增长65.1倍,出口额对比从1992年的1.12倍扩大至10.9倍。^①

从产业和科技竞争力看,韩国科技信息部评估,中韩2016年科技发展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7.6%和70.3%,但2020年韩国(80.1%)与中国(80%)科技水平已经基本持平。^②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评估,韩国对新兴产业的研发投资、创业环境、政府支援、法律保障指标已经落后于中国,中国5年内还将在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指标上全面超越韩国。^③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中国产业竞争力在各种国际排名中均已经超越韩国:2018年,中国工业竞争力(CIP)全球排名第二,韩国则排第三;2019年,全球1000强研发企业中,中国168家,而韩国只有25家;2021年,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全球排名16位,而韩国位居第23位。

从相互依存度看,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评估,中国对韩国GDP增长贡献度将从2009年的4.14%增加到2019年的5.47%,而韩国同期对中国贡献度将从1.28%下降到1.01%。^④从2019年,韩国对华进口依存度27.3%,高于日本(19.8%)和美国(8.1%)对华进口依存度。2020年,在中美贸易战长期化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韩国对华进口依存度升至29.3%,高于日本(28.9%)和美国(12.9%)。^⑤

韩国担忧,中韩经济非对称性扩大,将对韩国安全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一是将挤压韩国发展空间。韩国亚洲大学教授李旺辉认为,中韩产业结构正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中国华为、小米、OPPO、VIVO等企业已经成为韩国三星电子的重要竞争对手。^⑥二是将影响韩国产业安全。2021年,韩国产业研究院分析,韩对华进口依存度超过50%的物项达到1088种,涵盖化学、蓄电池、半导体、钢铁、一般机械、锂电池等韩国主力产业,中国暂停零件、原料出口,将造成韩国经济和社会混乱。韩国还担忧,韩国若高度依赖中国经济,很可能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时被拉下水。三是将加剧全球能源资源竞争。中国经济发展将大量消耗全球资源能源,同为资源能源纯进口国的韩国将面临激烈竞争。四是面临中国“经济武器化”威胁。韩国《世界日报》称,2016年驻美韩军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立即启动

所谓的“限韩令”等经济报复,将经济制裁视为政治外交武器。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评估认为,中国2020年名义GDP达美国的67%,2033年将超过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还可能提前。^⑦这将导致韩国受到中国经济制裁时,无法像现在一样向美国求助。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林大根称,韩国正从“中国财富论(China is Money)”阶段、“中国兄弟论(China is Brother)”阶段迈向“中国敌国论(China is Enemy)”阶段。^⑧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米·阿什默认为,韩国若继续将经济发展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无异于在自己的坟头与中国跳舞。^⑨

第二,中韩政治安全理念分歧加剧,韩国出现“中国霸权扩张论”。中韩基本国情、政治理念、执政方式不同,韩国对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和误解。在基本国情上,韩国人口规模小,发展水平高,很难理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统筹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性。政治理念上,韩国坚信美西方“民主优越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暗含批判意味,也很难认同中国“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⑩执政方式上,韩国总统五年单任制且还面临进步—保守政权更替的影响,这决定其执政偏重短期可见效益,很难理解

① “美国瞄准最大贸易国中国…韩国在新冷战中寻求新常态”,[韩]《世界日报》,2022年1月28日。

② [韩]林相渊:“韩中技术差距消失的理由”,《今日金融》,2021年3月25日。

③ “全经联:韩国新产业竞争力五年后仍将落后于中美日”,[韩]《亚洲日报》,2021年2月1日。

④ “中国GDP将在2033年超越美国”,[韩]《中央日报》,2021年5月28日。

⑤ “韩中建交29年间中国多项经济指标超过韩国”,[韩]《亚洲日报》,2021年8月23日。

⑥ [韩]李旺辉:“韩中建交30周年,需要通商合作的新蓝图”,《亚洲日报》,2022年1月18日。

⑦ “中国经济2033年将超越美国”,[韩]《中央日报》,2021年5月28日。

⑧ “堂堂正正维护国家利益,必能恢复中韩关系”,[韩]《东亚日报》,2022年3月30日。

⑨ “韩国与中国在坟头上跳舞,必须着力维持美国核保护伞”,[韩]《东亚日报》,2022年1月1日。

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2021年12月。

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惧攻坚克难的执政风格。

当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阶段迈进时,韩国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和误解进一步增大。韩国认为,中国对内全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在破坏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原则,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①中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复制美国“国强必霸”的老路,削弱美国的亚太存在,积极推进“亚洲中国化”。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熙玉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大体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01年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试图成为世界秩序的“规则制定者”,拟向外推销中国制度、哲学和秩序,包括以中国“贤能主义”取代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②

受对中国政治偏见误解影响,韩国进而担忧自己与中国地理接近、历史人文相亲、经贸往来密切,可能使韩国率先成为“中国霸权扩张”的牺牲品。从历史认识看,韩国建国以后,为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意识而选择“去中国化”,包括有选择性地记述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如将“汉城市”改名为“首尔市”等。^③近年来,韩国更担忧中国倡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这是要恢复“中华帝国秩序”,将对韩国主权造成致命性威胁。^④韩国亚洲大学教授金兴圭认为,韩国强调以经济成功自豪感 and 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感,中国着重重构中华民族的等级制。韩国加速“去中国化”与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错误理解产生共振,不断加剧了韩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冲突感。2021年7月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反驳尹锡悦“萨德部署属于韩国主权”的说法后,韩国前国立外交院院长尹德敏认为“中国试图干涉韩国大选。”^⑤从意识形态看,韩国在经历弹劾朴槿惠的“烛光革命”以及被联合国贸发会议确定为“发达国家”身份后,“民主”“人权”“自由”价值观的优越感进一步上升,更难以容忍中国的“体制输出”。^⑥2021年7月,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公开将反中乱港活动美化为“民主运动”,主张韩国应当对抗“民主世界

敌人”,扬言在涉港问题上与中国“死磕到底”。^⑦从地缘安全看,韩国担心被视为美国同盟体系的“薄弱环节”后,中国会“威胁韩国不要损害中国利益”,^⑧或“离间”韩美同盟关系。^⑨韩国还担心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海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恶化地区局势和韩国安全。2021年,韩国《朝鲜月刊》刊文称,中国可能6个月内武力统一台湾,严重威胁韩国海上通道安全,韩国甚至将被迫参加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⑩从对华民意看,韩国民众在日本“殖民论”、冷战意识以及中韩生活习惯差异等影响下,对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着深层次的“嫌弃意识”。^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表示,“中国霸权扩张论”导致韩国民众嫌华情绪急升,韩国对华反感率从2002年31%增至2021年的77%,仅次于日本(88%)和瑞典(80%),同期对华好感度从66%降至24%。^⑫

第三,中韩合作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增多,韩国的“安全体系危机感”升高。当前,中韩合作日益受到三大外部因素制约。一是“逆全球化”潮流和新

① [韩]郑德龟:《克中之计1:政治外交篇》,金英社,2021年,第26~51页。

② “习近平时代,中国将强化全球规则制定者的作用”, [韩]《京乡日报》,2017年11月6日。

③ 李扬帆:“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44~60页。

④ [韩]郑德龟:《克中之计2:经济篇》,第5~18页。

⑤ “中大使公开反驳尹锡悦的主张... 专家称:‘可视为干涉大选’”, [韩]《朝鲜日报》,2021年7月16日。

⑥ 曹世功:“‘发达国家’桂冠带给韩国的不仅仅是骄傲”, <http://comment.cfisnet.com/2021/0712/1323379.html>。(上网时间:2022年3月30日)

⑦ “李俊锡,与中国民主之敌对抗到底”, [韩]《朝鲜日报》,2021年7月13日。

⑧ “不解除限韩令、光要求韩国不得站队美国的中国式傲慢”, [韩]《东亚日报》,2020年11月28日。

⑨ “韩国的战略模糊削弱对华谈判能力”, [韩]《中央日报》,2021年12月15日。

⑩ “‘6个月内会实施’的中国攻台计划”, [韩]《朝鲜月刊》,2021年7月7日。

⑪ “批判性中国研究的制度化—对延世大学名誉教授白永瑞的采访”, [韩]《成均中国观察》,2019年第2期,第12~24页。

⑫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Also Hover Near Historic Highs in Most of the 17 Advanced Economies Surveyed,”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30th, 2021.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了“逆全球化”潮流的发展,也推动了韩国政府为强化自身经济安全而制定《原料、零件、装备竞争力强化对策》(2019年)和《原料、零件、装备百强企业培育方案》(2021年)等,拟通过战略零件国产化和供应链多元化战略,降低对外依存度。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则严重限制中韩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2020年,中国赴韩游客减至15.9万人次,原本为中国游客主要目的地的韩国明洞地区商店空置率高达60%,在北京望京聚居的韩国人也从2019年的12万剧减至2万。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韩国对华投资2014个项目,比2019年减少4.5%,实际投资36.1亿美元,下降34.8%;中韩新签工程完成营业额7.3亿美元,下降45.6%。^①

二是朝鲜核导持续高速发展,扩大了两国对朝政策的分歧。随着朝鲜《国防建设五年计划》主张“进一步研发核武器小型化、轻量化及战术武器化技术”,并再次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威胁感日渐上升。这也导致韩国对原本通过中国管控朝鲜核导试验、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促使朝鲜进行改革合作的“中国作用论”产生质疑,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的分歧扩大。在无核化问题上,韩国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日益悲观,转而重视增强对朝威慑,甚至要求制定“B计划”,自主发展核武器或重新引入美国战术核武器。在反制朝核导威胁上,韩国认为中国未彻底履行安理会朝核制裁决议,既难以说服朝鲜弃核,又难以遏制朝鲜恢复核导试验。在统一问题上,韩国虽然改变了对中国“对朝一边倒”政策的认知,但也确认了中国不会放弃朝鲜“缓冲地带价值”,不会支持韩国统一半岛。^② 中国在两国建交时曾承诺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在朝韩之间保持中立,但韩国现在已经不满足中国的中立,甚至要求中国在朝韩之间“选边站”。中韩对朝政策分歧拉大,不仅削弱两国战略互信,还给美国离间中韩关系提供可趁之机。2021年,前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称,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件时,中国可能会像朝鲜战争时一样军事介入,韩美必须就此制定联合作战计划。^③

三是美国加大压韩遏华力度。韩国认为,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象征着基辛格访华后形成的中美合作模式解体,中美相互依赖越来越脆弱,相互对抗态势愈发强烈,致使东北亚国家“阵营化”的“新冷战”回潮。^④ 这将加大全球合作抗击经济危机的压力,冲击韩国出口主导型经济,同时刺激美国加大对韩战略捆绑。拜登上台后,积极推进韩美军事同盟、价值观同盟、经济同盟建设,要求韩国参加美国主导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日英澳“四边对话”机制(QUAD)、“民主十国峰会”等反华遏华机制,强化新能源汽车电池、半导体、网络信息等产业合作,参加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脱钩攻势。在美国施压下,韩国首次在2021年5月韩美峰会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南海等涉华敏感问题。此外,美军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也加剧韩国安全威胁感,加大巩固韩美同盟的努力。

国际环境日益恶化与美国施压“选边站”的双重压力,致使韩国陷入两难选择,短期内不得不巩固韩美同盟以谋求自保,长远上必须应对“美国霸权衰退”后的“安全体系危机”。韩国前外交次官申珏秀称,东亚秩序演变可能出现美国持续主导、中美协治、中国主导、地区大国合作、中美分治、中美对抗6种情景,最有可能和对韩国最有利的就是地区大国合作;韩国应与加拿大、东南亚等共同打造“第三势力”,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举行“2+2”(外长+防长)对话机制,积极推动构建地区大国合作秩序,扩大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余地。^⑤ 文在寅政府前总统统一外交安全特别助理李文正仁称,韩国上策是联合东盟、澳大利亚等中等强

① “2020年1-12月中国—韩国经贸合作简况”, <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t/202103/20210303042237.shtml>。(上网时间:2022年2月10日)

② “韩中关系不对称性日益深化……萨德制裁招致反击”, [韩]《东亚日报》,2022年1月7日。

③ “尹锡悦外交政策基调是联合自强”, <https://www.future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6459>。(上网时间:2022年3月31日)

④ “面对拜登政府强硬措施,朝鲜会坚持玉碎战略吗?” [韩]《中央日报》,2021年2月2日。

⑤ [韩]申珏秀:“为打造东亚合作秩序而参加QUAD+”, [韩]《中央日报》,2021年5月12日。

国,构建牵制中美新冷战的“第三势力”。^①

三、中韩关系未来走向

未来一段时间,中韩关系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机遇,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但中韩合作内涵需要进一步充实。

一方面,中韩关系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机遇。第一,双方合作意愿仍然非常强烈。展望未来30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回顾总结双边关系30年发展成果,规划未来发展,增进人民友好,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②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希望规划设计下个30年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开启更加成熟的韩中关系”。^③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称,“将发展相互尊重的韩中关系”,“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④中韩两国领导人的强烈愿望,将对推动两国务实性合作发挥强大的政治引领作用。2021年,中韩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高水平、可操作、出实效的政策建议,确保未来两国关系未来30年行稳致远。

第二,双方合作基础深厚。中韩建交30年来,在各层级各领域均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取得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为未来30年合作奠定深厚的基础。对此,《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高度评价称,“中韩两国历史性的建交和过去20多年双边关系发展,为实现两国的繁荣,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亚洲的共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并提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四大原则,即提高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加强面向未来的互利合作;尊重平等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为地区及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王毅总结中韩互利合作关系的三点启示: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尊重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感情;二要加强和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使之成为中韩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锚;三要致力和平,持续不断地探索南北关系的改善,毫不动摇地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韩高层对过去30年合作经验的概括总结,对两国未来合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韩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地区和国际事务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在政治安全上,中韩两国不仅需要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增进相互理解,还需要就海洋权益、防空识别区、军事互信等敏感问题上增强交流谈判,管控敏感问题,避免战略误判。在经济贸易上,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称,中国有近5亿中产人口,今后10年将进口22万亿美元商品,而且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集成电路市场,韩国约8成的存储芯片均销往中国,韩国经济界不希望中韩经贸脱钩,或在半导体技术竞争中划线站队。^⑤韩国韩中交流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昌镐称,中韩构筑新型相生合作关系,将有助中国摆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打造世界经济三极体制。^⑥韩国亚洲大学教授李旺辉称,韩国不可能与中国经济脱钩,反而将推动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强化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建立供应网络风险管理协商机制,把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成东北亚开放合作平台。^⑦在社会人文领域,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郑永禄认为,中韩需要加强公共外交,尤其用好中韩留学生资源,管控“嫌韩”“厌华”情绪。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中韩作为重要的地区邻国,仍然需要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重启朝核谈判、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和东北亚安全机制、促进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和平演变上加强政策协调。

① [韩]文正仁:“美国发挥印太领导权,应追求集体安全保障,而非军事牵制”,《韩民族日报》,2021年10月22日。

②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27日。

③ “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见王毅”,https://www.fmprc.gov.cn/wjzb_673089/xghd_673097/202109/t20210915_9883057.shtml。(上网时间:2022年3月31日)

④ “习近平同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通电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26日。

⑤ [韩]邢海明:“中韩关系不是韩美关系的附属品”,《中央日报》,2021年7月16日。

⑥ [韩]李昌镐:“中韩应加强战略合作”,《亚洲日报》,2022年3月22日。

⑦ [韩]李旺辉:“韩中建交30周年,需要制定经贸合作新蓝图”,《亚洲日报》,2022年1月19日。

另一方面,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充实。一要增进战略互信。中韩两国均强调“相互尊重”,但内涵不同。中方期望韩国秉持“军事上不对抗”“政治上互不干涉”“核心利益上互不伤害”的建交初心,不采取遏制围堵中国举措。而韩国则期望中国在遵守“三不”基础上,进一步化解韩国的“中国威胁论”:政治上,期望中国管控民族主义情绪,谨慎对待韩国内政事务,不对韩采取“钦差式的傲慢”;^①经济上,期望中国放弃“赢者通吃”想法,为韩国科技产业提供制度保障,预留市场空间;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期望中国进一步偏向支持韩国,避免韩国陷入安全外交困境。中国前驻韩大使邱国洪建议中韩采取六个方面举措来增进战略互信,包括以元首外交为核心增进高层政治互信,升级完善两国间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对话机制,全力避免美国因素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发展,深化互利合作,继续妥善管控双方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加强公共外交合作。

二要合理设定发展目标。“萨德”问题爆发后,朝鲜半岛和平创造理事长洪锡炫等韩国专家提出韩中关系“天花板论”“补课论”,认为中韩以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促进经济经贸合作为两大轴心的合作模式似乎已到极限,^②中韩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相互期待过高,反而造成巨大的失望和怨恨,因此应该对中韩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③同时,韩国《朝鲜日报》提议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朝着“经济欧盟化”或“军事同盟化”目标发展。所谓“经济欧盟化”,指的是中韩仿照欧盟国家进行部分主权让渡,构建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共同体;所谓“军事同盟化”,指的是中韩建立军事同盟关系,韩国帮助“中国化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遏制”,^④中国帮助韩国管控、解决朝鲜问题。^⑤

但客观而言,中韩关系“补课论”固然没有必要,但“经济欧盟化”“军事同盟化”也不现实,还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一是中韩两国均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濒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境地,对主权问题高度敏感,很难像欧盟国家一样让渡主权,建立超国家机构。二是中韩经贸制度性融合,势必会推进两国社会治理体制协调,引发巨大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令两国得不偿失。三是中韩“同盟化”将彻底改变中

国不结盟政策、韩美同盟体系以及东北亚战略格局,引发美国和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激化朝鲜半岛和东北亚战略冲突。

对此,中国专家张蕴岭提出,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韩小变局下,中韩两国要基于大局观、新文明观,激发东方文明的“和”的基因,构建既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新型中韩关系。^⑥

三要摸索合作新模式。韩国龙仁大学教授朴承灿认为,中韩关系从1992年建交到2010年为垂直分工合作阶段,2010年至今为水平竞合并存阶段,后疫情时代将加快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将从水平竞合阶段迈进联合创造革新阶段。^⑦过去,韩国主要将中国视为贸易中转站和组装车间,对华大量出口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成品后再出口欧美等国家,对华实现大量的贸易顺差。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韩国经济持续放缓以及中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接近,中韩经贸合作将从“高速度增长”将转为“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从韩国贸易中转站转为终端产品市场,韩国将逐渐加大对华投资以及终端产品出口,越来越看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韩国将加大中韩科技研发和产业合作,率先研发适合中国市场的绿色环保高端产品,进而获取全球品牌效益;韩国将进一步利用地理和人文便利优势,扩大对华服务业出口,拉动韩国民众创业就业。韩国驻华经济公使刘福根认为,韩国对华投资会只增不减,但投资形态上会出现三大

① [韩]“不解除限韩令、光要求韩国不得站队美国的中国式傲慢”,[韩]《东亚日报》,2020年11月28日。

② “坚守对中国底线不让步”,[韩]《中央日报》,2022年9月21日。

③ [韩]朴厚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同盟理论和最近事例为中心”,[韩国]《新亚细亚》2015年冬季刊,第60~83页。

④ “10年后中美两极体制…韩中结盟为上”,[韩]《朝鲜日报》,2014年4月25日。

⑤ [韩]郑镇荣:“中国萨德报复和韩中关系的未来”,[韩]《形势和政策》,2017年4月,第1~5页。

⑥ “‘中韩关系论坛(2021):新势力下的中韩关系现状与挑战’在山东大学(威海)成功举办,”<https://snea.wh.sdu.edu.cn/info/1064/7269.htm>。(上网时间:2022年4月24日)

⑦ [韩]朴承灿:“中韩经济合作3.0时代方向”,[韩]《电子日报》,2020年9月1日。

变化:一是投资领域由以往的制造业为主变成高端服务业为主,如文化、法律、金融等领域;二是投资主体由以往的中小企业改为大型跨国集团投资大型项目;三是价值链上,由以往的韩国企业占大部分利润、中国企业占少部分利润的垂直价值链演变为韩中企业互惠互利的扁平化价值链。韩国庆熙大学客座教授全炳瑞认为,韩国未来5年“安美经中”格局不会变,韩国将集中力量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推进传统制造业“去中国化”和消费金融产品“入中国化”。^①

此外,中国前驻韩大使宁赋魁指出,为消除中韩民众日益严重的“互嫌互黑”情绪和“互怼”现象,中韩双方应对两国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差异理性看待、相互尊重,发扬光大中韩共同价值理念和东亚传统文化,不要动辄“上纲上线”,将对方观点“政治化”“阴谋化”,使之成为导致双方民众感情对立的矛盾源头。^②

结语

中国正值“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和“由富变强”的关键期,内外挑战严峻,任务繁重,更应该保持战略清醒和克制,进一步发挥“和”“善”的传统智慧,凝聚内外资源为我所用。韩国是中国周边具典范意义的邻国,中韩建交30年合作成就举世瞩

目,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成功推进中韩新型伙伴关系建设,将对我国产生重大的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是有利稳定中韩合作,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二是有利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管控解决“中国威胁论”蔓延态势,维护周边和平合作势头,瓦解美国遏制围堵;三有利发掘东亚传统智慧,改进国际关系理论,为世界不同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安全体系的国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勇气。对韩国而言,中国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在双边关系上,中国是韩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在三边或多边关系上,中国也是韩国平衡美国、日本、朝鲜的重要筹码。在中韩关系的“而立之年”看未来,两国都有充分的理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责任编辑:吴兴佐)

① [韩]全炳瑞:“韩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都是对华外交实力”,[韩]《亚洲日报》,2022年3月20日。

② 宁赋魁:“消除隔阂,促中韩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6期,第62~63页。

(接第41页)和国家形象,试图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强调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与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以及非盟委员会共同举办,也是为彰显日本的国际领导力,对冲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力。而且日本把非洲纳入“印太构想”,加强对非洲沿海国家的文化渗透,还与印度共同推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试图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但是,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图谋很难得逞,中国在非洲的受信赖程度和合作重要程度都远超日本。在前述日本外务省舆论调查中,在非洲人民最信赖的国家中,中国以37%的比例远超其他国家,稳居第一,而日本仅占4%,排名

第五;对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伙伴”中,中国位居第一,日本继美、法、英之后排第五位,对非洲“今后最重要的伙伴”中,中国仍排第一,日本继美国之后排名第三。^①由于战略投入规模不同,日本软实力外交很难对冲深耕非洲多年的中国在非影响力。○

(责任编辑:一苇)

① 「令和元年度 アフリカ(3ヵ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結果」,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23108.pdf.(上网时间:2021年9月20日)

Abstract: In 2020, Yoshihide Suga's cabinet announced that Japan woul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highlighting its ambition to compete for the dominance of a new global climate order. In order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and the mid-term goal of emission reduction in 2030, Japan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energy structure, accelerated the adjustment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built a green financial system, created a pioneering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arbon neutrali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t for Japan,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as scheduled.

Keywords: Japan, carbon neutrality, green transition

The New Trend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Yan Zeyang

Abstract: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has a long history, bu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Kishida government came to power, Japan's promotion of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has obviously accelerated. At present, Japan is gradually forming a clear strategic purpose, complete institutional setup, enhanced economic control capabilities, and foreign cooper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Japan's ow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t hopes to use it to achieve strategic goals.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the strategic effect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It remains to be verified, but the impact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words: Japan, economic security, Kishida Government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ragmatic Cooperation an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Chen Xiangyang

Abstract: During the 3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ilateral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 politics and security, economy and trade, social and cultural affair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wo countries, two systems, and two security systems" have intensified owing to increasing bilateral economic asymmetry, politics and security concepts gap, environmental instability. In the future, Sino-ROK relations will still fac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with strong cooperation will, solid cooperation foundation, and a huge cooperation potential, and Sino-ROK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its stable development, but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both sides to further enrich strategic trust, and set up proper cooperation goals.

Keywords: Sino-South Korea relations, East Asian cooperation, foreign relations